

《国学概论选粹》:近代国学经典高清再现

何为国学?时人多将其理解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的简称,未为不可,然而,“国学”一词在近代特有所指。梁启超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可以“养成国民”,可以“保国粹”,故“恃此足以立国矣”。

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用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世界人之治‘中国国学’者,亦得有籍焉”。

可见,从历史的维度看,“国学”代表着一种既保守又创新、既古老又新潮的价值追求和治学风格。20世纪20至30年代中期,是国学研究的鼎盛期。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使得国学研究成为一时风尚。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竞相设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的立学宗旨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不仅面临着外来侵略,还面临着社会变革和思想观念的冲击。

西方文化的人侵对国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理念被引入,而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引入后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对国学的传承和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挑战。这种时局对国学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但同时也激发了一些学者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探讨。正是在那样一个时代,洪北平写就了《国学研究法》,陶庸生写就了《国学概要》,曹聚仁写就了《国故学大纲》,甘鹏云写就了《经学源流考》,马瀛写就《国学概论》,王易写就《国学概论》。这些著作奠定了近代国学的发展根基,对于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涵养国民道德修养具有重要意义。

国学在这一时期承担了民族复兴的重要任务,国学的传承和发展也成为一种抵御西方文化侵略的方式。

汇泽国学之粹,再现国学之菁

《国学概论选粹》共收录六种典籍,包括洪北平《国学研究法》、陶庸生《国学概要》、曹聚仁《国故学大纲》、甘鹏云《经学源流考》、马瀛《国学概论》、王易《国学概论》。以上六种典籍皆是选择精良版本,高清影印。每本典籍之后附相关材料作为补充,前撰对作者生平、本部的内容等进行简要说明。

上述这些民国时期高中、大学老课本实乃近代国学之精粹。清末民初时期,诸多学者致力于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国学概论选粹》遴选权威版本汇编,浙江大学教授傅杰曾言:“我以前买

过甘鹏云的《经学源流考》,也读过王易的《国学概论》,半数则未曾见。如今汇而重印,开我眼益我智。”《国学概论选粹》的出版宗旨是以立人之心,做人之事,为后学开辟通往传统文化殿堂之门径。

《国学概论选粹》将当时名家大师之作编纂成书,而主编杜泽逊长期从事古籍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四库学和山东典籍研究,旧学深厚。对学者与传统文化爱好者来说,《国学概论选粹》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典籍。

珍藏影印版本,重温百年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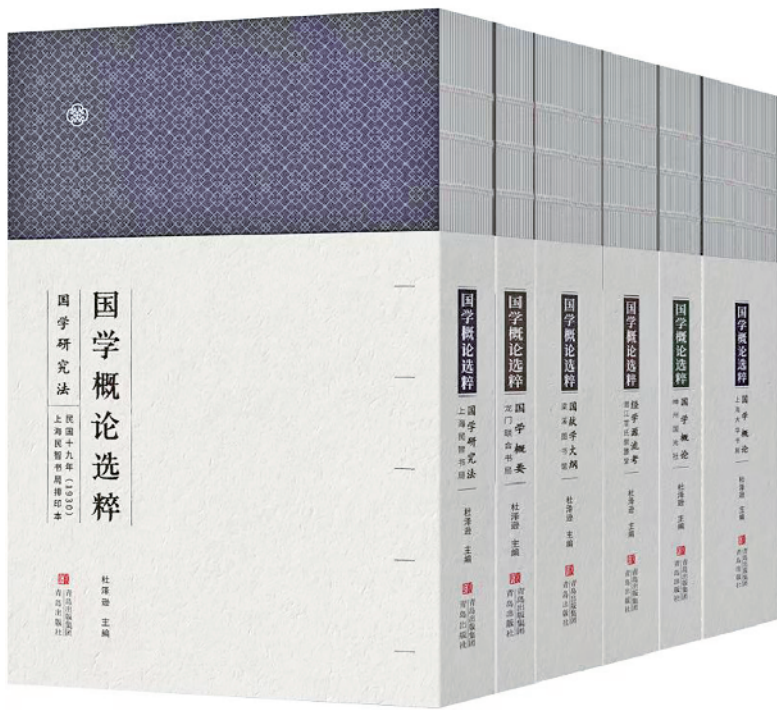
《国学概论选粹》采用锁线裸脊装订,书籍做旧如旧,内页采用70g进口豪门轻型纸,这种纸造价不菲,但观之如有岁月拂过的痕迹,抚之手感温软书香满盈。在本书的成书过程中,编者克服诸多难题,力争能够原汁原味地重现百年前的经典。

《国学概论选粹》作为高清影印版书籍,力求一比一还原原版风貌,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也为那些想要了解国学经典的读者提供感受原著的重要途径。

读过《国学概论选粹》,就会发现,国学的精髓在于对天道、人伦以及生命的深刻体悟,它不仅造就了中国文化独特的精神气质,也为巍然耸立的中华民族精神奠定了根基,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精神动能。

《国学概论选粹》立足于存真传古,在众多的“国学概论”传本中选择菁华,以飨读者。让我们通过《国学概论选粹》进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点亮我们心中的明灯,指引我们走向更高远、更辽阔的境界!

本报综合整理



《国学概论选粹》 主编:杜泽逊 青岛出版社

► 编撰心得

“学习国学实非守旧,乃开新之津要,民族自信之源泉也”。书中记录了大师云集的民国时期那些耀眼的思想成就,对于历史、文化和学术领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另外,书中的金句读来也是句句入心,如“是故立志正,则德业双修,人己两利。”“读书宜正心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

本书主编 杜泽逊



《中国唐卡文化档案·觉囊卷》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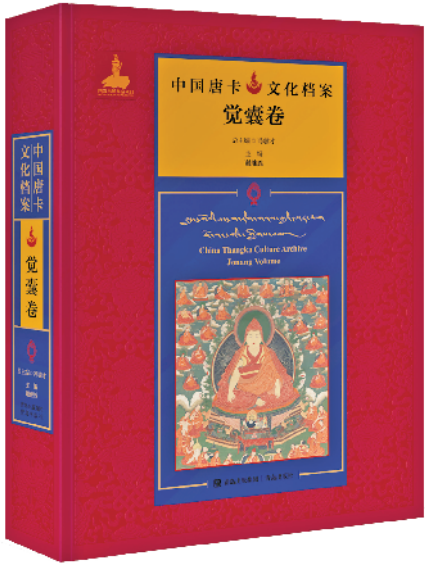
◎ 谢继胜

每一种文化遗产都需要一份严格的、科学的档案。档案是这一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全记录,是其生命存在的确凿见证,是其身份的依据,也是不可或缺的文献。

此次为中国唐卡立档,是历史上第一次对这一优秀的中华文化遗产全面的调查与科学的梳理和总结,也是一次大规模跨省区的文化行动。此前,对唐卡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多属于专家学者的个人行为,从未有过这样的“集体行动”。然而,只有这样“兴师动众”的全面和全方位的调查与整理,唐卡才能获得一份史无前例完整和科学的文化档案。这体现了国家的文化高度、知识界的文化视野与文化担当。

它对于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保护、研究与持续的繁荣,意义之深刻与深远,也许到了将来才会被看得更清楚。

——《中国唐卡文化档案》总主编 冯骥才



觉囊派是藏传佛教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派别,不墨守成规,能够因循经典并根据自己的宗教修习实践寻找教法的真谛。觉囊派“他空见”对中间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基于本派僧众教法修习的实践。就藏族艺术史来说,觉囊派也有自己卓越的贡献,充满了独创性,特别是觉囊派法主笃补巴·喜饶坚赞(1292年—1361年)建造的见闻解脱塔,首创14至16世纪藏族居住地流行的“吉祥多门塔”样式,此后这一类型的大塔有江孜县白居寺万佛塔和昂仁县日吾其寺金塔。见闻解脱塔内留存的壁画,与夏鲁寺14世纪前后绘制的五方佛壁画风格有相近之处,但人物形象胸臂更加健硕,可以看作是觉囊派绘画的源头。觉囊派上师多罗那他(1575年—1634年)更是一位遐迩闻名的大学者,所著《印度佛教史》是中外研究印度佛教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书中对印度波罗艺术、缅甸蒲甘王朝时期的造像都有论述。多罗那他所著《后藏志》记载了包括夏鲁寺在内的后藏重要寺院的建寺历史,并对各寺院殿堂的造像配置有所描述。此外,多罗那他胸怀再现佛陀胜迹建筑的理想,在觉囊沟主持修建了达丹丹曲林寺,即今甘丹平措林寺。现今寺中仍保留了大量17世纪前后的壁画,是藏族艺术融合汉藏青绿风格与后期尼泊尔纽瓦尔化的波罗艺术人物形体的杰出作品。平措林寺壁画的佛菩萨造像既上承

印度波罗艺术的神韵,拥有纽瓦尔样式的世俗与妩媚,又弥漫着浓郁的中原地区元明时期青绿重彩的味道,与卫藏稍早的羊卓达隆寺和贡嘎曲德寺的汉藏艺术风格有联系也有区别。佛菩萨造像身体比例头部较小是平措林寺壁画明显的特征。这一时期觉囊派壁画灵动而优雅的造像风格,我们或许在蒙古地区流行的哲布尊丹巴金铜佛造像中体味到,这也是觉囊派与哲布尊丹巴系统相关联的艺术佐证。

多罗那他为修习诸尊方便,专门编纂了著名的《宝源百法》(或称《修法宝源》),客观上建构了17世纪前后藏传佛教的图像学体系。见闻解脱塔和平措林寺现今留存的数百件石刻大致保留了当时的上师、佛、菩萨、本尊与护法造像的量度比例和形貌,这一批石刻作品或许是《宝源百法》的图像实践展示,也是觉囊派从吉祥多门塔、平措林寺壁画至造像量度的艺术传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觉囊派自后藏祖庭迁移至藏族居住区东部之后,早期的艺术传统得以延续,并融入了18至19世纪康区的噶玛嘎孜画派,以具有鲜明辨识度的艺术风格引领了当地唐卡绘画的风潮。唐卡绘画作品以笃补巴和多罗那他等觉囊派高僧的生平事迹为绘画题材,借鉴了当时流行的本土如意藤画法,将藏族居住区17世纪以来的叙事情节绘画推向新高度:人物具有更强的写实特征;画面背景更多来自画家的设计和创造;将绘画所据文本以异常细密工整的乌尖体榜题安置在画面上,绘画技法受到康区八邦寺为中心的带有浙派意味的嘎孜画派的影响;在色彩运用上,利用地方颜料创造出一种有独特风格、带有厚重灰度的石绿色来表现青绿场景。

《觉囊卷》收录有近十年来觉囊唐卡传习所学员的代表作品,是吸纳多方艺术流派的觉囊绘画延续古老的传承并在新的时代呈现的样式。作品总体的印象是画面清澈洁净;上师、佛、菩萨、护法、度母等图像形体量度准确,如法如律;唐卡使用的矿物颜料让画面色彩坚实稳定,绘画色彩冷暖协调,温润和谐,色调对比过渡自然;画面结构清晰,维度层次分明;线条流畅柔顺,点触皴擦不露痕迹。作品的总体风格分为两类:一类源出于藏族居住区东部噶玛嘎孜画派,受到南宋及明代浙派、宫廷绘画青绿重彩的影响,有些作品创造性地将原本大片的青绿改为金黄色,人物形体吸收后藏拉孜县平措林寺壁画佛菩萨造像的特征,画面构图疏朗,上师、罗汉或大成就者题

材采用不对称构图,在传统用线技法基础上,更加侧重晕染皴擦技法;另一类是传统单色唐卡如黑唐、红唐的改进样式,艺术家对泥金的运用出神入化,在单色勾线中略加几种相近色彩的傍线淡染,从而形成单色平面唐卡的二维与多维效果,使得原本沉寂平面的黑、红单色唐卡形成了一种纵深感。这是近年藏族居住区唐卡艺术最有益的探索之一,也是善于创造的觉囊绘画以时轮金刚黑唐为代表的绘画技法发展的结果。

北宋画家王希孟年仅18岁就创作出了令世人震惊的长达十余米的青绿山水长卷《千里江山图》。有人质疑画师这么年轻如何能创作出如此宏大而精细的画卷,看到本卷觉囊唐卡传习所学员的画作,我们可以相信宋徽宗的画院确实培养出了王希孟这样才华出众的艺术家,青绿重彩山水的绘画与唐卡的绘画有相通之处。包括觉囊唐卡传习所在内的藏族居住区各地的唐卡画院,能在倡导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数十年间培养出一批技艺精湛的年轻艺术家,不只是得益于各位敬业的优秀教师对学员悉心传授技法以及学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激励,也不仅限于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与支持,更是我们这一批年轻艺术家不为市井的喧嚣繁华所困扰,甘于寂寞,以执着、笃定的精神致力于艺术创作与研究成果。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成为一名优秀的唐卡画师,确实要付出毕生的精力。这些年轻艺术家用虔诚的心来绘画,近乎苛刻地使用饱含活力的线条,用微细的笔尖点阵渲染出渐变的天空,用如丝的细笔描摹毛发与织物图案的细节;较大尺幅、重在刻画细节的唐卡,需要绘制数月甚至经年,更要时时注意画面整体的协调与统一,画面的繁简疏密、色彩的冷暖与形体的凸凹,线条的前后一致,这些都需要在整个绘画过程中保持稳定良好的心态,任何情绪的波动都会在画面中留下痕迹。正如觉囊唐卡传习所创办者壤塘藏哇寺嘉阳乐住上师所说,绘画唐卡如同笔端修习,是一个磨炼、调整、把握自己心性的过程,也可以说绘画唐卡就是一种修习的实践,心绪的散乱会在作品中留下痕迹。这也就是藏族唐卡的杰作为什么大多出自高僧大德和大成就者之手,而藏传佛教史上的大学者同时也是大艺术家的原因。

《觉囊卷》以文字和图像记录了明中叶以来从卫藏腹地辗转至东部康区,一个具有悠久传承史并能新的时代不断调适、改变,进而发展壮大藏族艺术案例,也是《中国唐卡文化档案》系列的一个缩影。